

传承

寂静的戏台

□刘代兴

寂静的群山,在初冬时节尤显萧索与空旷。那无边的沉云与紫烟,堆积笼罩在连绵起伏如波涛般汹涌的重峦叠嶂之上,让远方的天际若隐若现,迷失在苍茫之中。

汽车沿着G242国道在深山的谷底穿行,天空被两旁如刀削斧斫的山峰划得七零八落,杂乱如玻璃碎片一般不停地在头顶上摇晃。也不知拐了多少急弯、翻了多少陡坡,汽车终于来到了湘黔两省交界大山深处的一个小山村——新晃侗族自治县贡溪镇四路村天井寨。

龙景昌得知我们是专程赶到这里采访他时,惊喜与兴奋溢于言表,同时又显出几分乡村人的腼腆与简朴。“说什么呢?我又不太会说话。”这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——侗族傩戏的国家级传承人,身材矮小,胡须稀疏,表情憨厚,衣着朴实,像是刚刚从田野菜地里放下农具后,就匆匆赶来与我们相见似的。见面后他的这第一句话,足足让我怔住了三秒钟。他与我想象中的戏曲表演大师的形象相去太远,以至于我怀疑是否找对了采访对象。他搓了搓双手,又擦擦衣角,与我握手后,随手拉起一边的小方凳坐下,便开始解答我们所有的疑问与好奇。

谈及侗族傩戏的起源,龙景昌却从龙氏的家族迁徙开讲,如数家珍。“侗族傩戏有六七百年的历史了,它‘头在江西,身在东山,尾在天井’。我们的祖先世居陕西咸阳,从宋代起,南征北战,有一派支脉迁徙到江西,后来又西迁到湖南绥宁东山,最后在元代元统二年(1334年)迁到了天井寨。我们祖先迁徙的历史,就是侗族傩戏发展的历史。”我推想了一下,自江西迁湖南,正好与元末明初“江西填湖广”的事件相吻合。龙景昌说得云淡风轻,我心却尽是沉重。当年的先人,是因为厌倦战火、躲避兵燹才转身迁徙。他们一路风尘在深山老林里跋涉、寻觅,最后在与世隔绝的大山褶皱里隐居下来,自给自足,过着世外桃源般的生活,清苦却安逸。

听得出来,龙景昌为自己祖先有过的辉煌战功与历史贡献而深感自豪,我却感叹战争是人类难以躲避的顽疾,它给人类带来巨大的伤害并且反噬人类自身。

“当初祖宗老儿演唱傩戏的时候,无非是敬神拜祖祈求天求福吧。那也许是一种祭祀、一种仪式,后来慢慢地就演变成了一种教化、一种娱乐的形式。”别看龙景昌一身泥土味,可讲起侗族傩戏,却头头是道。他的这种推论也是不无道理的,可以见得他是一位善于动脑、勤于观察的非遗传承人。

“我们这个寨子,是全国唯一的侗族傩戏传承保护地。傩戏有很多种,因为古时湘黔交界处毕竟是巫傩之风盛行的地方嘛。我们虽然是由北方迁入,但几百年来在这里繁衍生息,早已演变为侗族人了。”

“那么,侗族傩戏都有什么特点呢?”我顾不上礼貌,贸然打断龙景昌老师,好奇地问。

“侗族傩戏的一个重要特点,就是用侗语演唱。”说起侗语,即使作为一名湘西人,我对它也是毫无头绪,如听天语。但它是侗族人的母语,用自己的母语演唱,他们该有多自豪啊!这从龙景昌的语气中,我就完全听得出来。他一洗刚才拘谨呆板之态,瞬间变得眉飞色舞起来了。他好像有点入戏了,而我此刻更愿做一名洗耳恭听的观众。

“再一个特点,就是神秘性。它有人神恋爱的原始宗教特征和草野特点,表演者面戴人神面具,手持利刀、牛角、蛇杖、木鱼等道具,综合了演唱、对白、舞蹈等艺术形式,由钹、锣、唢呐、圆鼓四种乐器伴奏。第三个特点,则是唱戏时走的都是三角步。”龙景昌说完,便站起了身子,给我们现场演示起来。

没想到,初看上去已年近八旬、木讷板滞的龙景昌,此刻像换了一个人似的,步态轻巧,身姿灵动,似山风拂过树林,又似鸟儿在草地上嬉戏。哟,还真名不虚传啊!龙景昌露出了真本领,我也止不住来了兴趣,跟着他原地走起三角步来。

“侗族傩戏的表演,在舞台上都是以三角步换位移动的。你见过牛是怎么走路的吗?”龙景昌竟然带着点调侃的语气反问我。我只能羞愧地如实回答说:“是见过,但是没留意牛是如何行走的。”龙景昌颇有几分得意地说:“你没注意过吧,牛的后脚都是踩在前脚的蹄印上的,这就是复原步。牛的头与前两蹄组成一个前三角形,而后两蹄与尾巴又组成一个后三角形,走起来



龙景昌

就好像是两个三角形在不停地交叉移动。我们这三角形的脚步,就是模仿耕牛走路的步子,所以在舞台上跳起来特别带劲儿。”这个“牛步舞”理论,虽然土气却很形象,充满智慧。

“龙老师,您是怎么想到学唱侗族傩戏的?”龙景昌毫不掩饰地回答说:“纯粹是因为喜欢啊!”有些东西是与生俱来的,龙景昌好像就是为侗族傩戏而生的,所以这种喜欢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。

侗族傩戏在演出时鼓声锣声,故在当地俗称“咚咚推”。2006年,经国务院批准,侗族傩戏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。作为新晃县唯一的国家级非遗项目,它早已声名远播。该戏是在民间祭祀仪式基础上吸收民间戏曲而形成的一种艺术形式。驱鬼逐疫辟邪祈福的原始巫医文化,与远古时代的原始歌舞相依托,形成了“巫师戴面舞傩,岁晏乡风竞逐傩”的独特习俗。它是我国原始农耕文化在侗乡的具体演绎,其在漫长的

发展中又融进了战争、生产、巫医等内容。侗族傩戏神秘、粗犷、绚丽,是儒、释、道三教合一的一种奇特文化现象。龙景昌从小喜欢文艺,但一直苦于没有机会学习。他总是念念不忘村子里的那个老戏台和儿时见过的傩戏演出。年近不惑正好精力充沛,龙景昌找到村子里会唱傩戏的长辈,虔诚地拜师学艺。他觉得在傩戏中一唱一说,一走一摆,能将胸中的郁闷一吐为快,而在这鼓乐喧腾中摇曳辗转,便是人生的潇洒与至乐。

“我经常跟着师父龙开春来到师祖龙子明的家里,学唱傩戏。那个时候苦啊!生产苦,生活也苦,憋屈得难受。但是喜欢傩戏,所以来劲!这是我们当时唯一的娱乐方式了。”兴趣与坚韧的力量是无穷的,它能够冲破一切阻力而带给人意想不到的收获。

当初龙景昌跟着学唱傩戏,是绝没有想到朝一日会成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,受到人们的尊重与欢迎的。他最大的满足,不过是原原本本地唱好傩

戏,给乡村的老百姓带来欢乐,让大家的日子过得舒心且有色彩一点罢了。2014年和2015年,龙景昌连续两次带领村里的傩戏班子,去浙江乌镇参加国际戏剧节,演出侗族傩戏,得到了国际戏剧界的高度评价。2018年10月,他又带领村里的演出人员一行19人,乘飞机赴韩国济州岛,参加国际文化交流活动。原生态的表演,传统的民族风格,使得侗族傩戏演出大获成功,令世界各国的观众刮目相看。侗族傩戏也被专家们誉为“中国戏剧的活化石”。2018年,龙景昌入选国家级非遗传承人。

龙景昌向我们介绍,新晃傩戏的剧目共有23出:反映本民族生活的传统剧目有《跳土地》《刘高斩瓜精》《土保走亲》等14出;根据三国故事改编的历史剧目有《桃园结义》《过五关》《古城会》等7出;根据今人今事改编的现代戏曲则有《求雨》《福报》。因为没有文字,新晃侗族傩戏没有剧本戏折,只能是心口相传,这也给戏曲的保护与传承带来了很大的困难。“我们的排练与演出都是利用业余时间进行的,比较辛苦。同时又面临经费困难的压力,所以现在学戏和唱戏的人少了。再者,我们这是小众的戏曲,观众自然也比较少。”说到保护与传承,龙景昌说他快80岁了,他的堂弟和大女儿是傩戏的省级传承人。而需要十多个人的演出剧目,目前面临着青黄不接的尴尬状况,寨子里能演出的人大都年纪很大了。“我的两个孙女儿,都跟着我学习过傩戏,但如今大学毕业后在外地工作,很少回家,自然就断了与傩戏的这份情缘。侗族傩戏这个国家级非遗项目已处在失传的边缘!如果在我的手里失传了,让我如何对得起列祖列宗呢?”龙景昌眉头紧锁。为了传承傩戏,

他特地去乡里的中小学物色学生,努力培养愿意跟着学唱傩戏的学生。

现代文明社会中,古老的传统文化仍然在生长,在闪烁,照亮夜空,赋予我们现实的生活更多的色彩,带给我们更多生命的启示。沧海桑田,岁月如歌,星空下仍有许多值得我们传唱与歌颂的存在。

天井寨,位于湘西陡峻而挺拔的山岭中,海拔700多米。这里几乎家家户户都用一块块像书页一般的岩石,围成了一座座精致的小院落,整洁、古朴、厚重而坚固。鼎盛时的清道光年间,天井寨有两百来户、近千人的规模。现在住在村子里的,不过四五十户一百来人。就是这么一个小小山村,竟然传承并发展了“咚咚推”这种古老而具神性的剧种,真让人感觉不可思议。

这里与贵州天柱县的三个乡镇毗邻,历来与贵州通商联姻,交往密切。龙景昌的老伴就是邻乡贵州邦洞镇人。龙景昌不好意思地对我们说:“真是对不起,这次你们来得太突然,没有准备,不能给你们现场表演傩戏。如果有时间,明年的农历六月朔一再来我们天井寨做客吧。这是我们文化节傩戏演出的日子。到时候,四面八方九村十寨的村民都会赶来天井寨聚会,走亲访友,包括贵州的许多少数民族亲友,都会来这里听歌看戏。”我不知道该如何回应龙景昌老人,是答应呢还是感谢?其实我的采访早已让我做了一回合格且忠实的观众。

站在寂静的乡村傩戏舞台前面,我缄默无言。我的眼前仿佛掠过了无数张侗族傩戏的脸谱。无数个矫健的身影在“咚咚推”惊天动地的锣鼓喧天里,在黛如蛾眉的青山翠微间,腾跃起舞,碎步摇金。

侗族傩戏《菩萨反局》表演剧照



寻访三家巷

□马彦如

在我心中,广州是一座装满故事的城市。

对广州最初的印象,来自欧阳山的小小说《三家巷》。骑楼炊烟、广府早茶、岭南风俗,那些对地域文化的鲜活描写,让我对这座充满粤式风情的城市产生了向往。故一到广州,我就迫不及待地向长居此地的朋友打听:“三家巷在什么地方?”朋友莞尔一笑,说:“听我安排,定会给你看到真实的三家巷。”

9月下旬,江南已然入秋,广州仍然高温又潮湿。抵达广州的第一天,迎接我们的是连绵雨水。当晚,我们冒雨赶往一条颇有年代感的商业街——北京路。原以为雨天游人稀疏,却意外地发现,街道两侧骑楼底层柱廊形成连续不断的空间,摩肩接踵的顾客无需撑伞,正悠然穿行其中。

骑楼的精妙设计,为街道安装了既能遮阳又能避雨的全天候防护罩,助力岭南的商业活动绵延至今。骑楼下,人们的脚步从未停歇。恍惚间,我仿佛看到身着“碎花白夏布短衫、白夏布长裤”的区桃,与周炳在廊下并肩行走,他们的身影渐渐融入霓虹灯影中。骑楼,像一条时光纽带,把广州的过去和现在紧紧相连在一起。

“泡了一盘上好的白毛寿眉茶,一盅精制的蟹爪水仙茶,叫了许多的虾饺、粉果、玫瑰酥、鸡蛋盏之类的美点”,这是《三家巷》里描写陈文雄拖着周格到玉馨春茶室去喝茶的场景。饮食连接过去与现在,更是持久的温情纽带。早茶是广州人离不开的一种生活仪式。过去,由于地域差别,那些陌生的茶点名目我几乎闻所未闻,却总在心里惦记。第二天清晨,当我

们来到喝茶早茶的地方时,这里早已座无虚席,热闹却不喧嚣。几缕阳光透过满洲窗的彩色玻璃,在古色古香的硬木座椅上变幻色彩,活泼跳动。一位中年男子推着轮椅走到邻座,把坐着的白发老人小心翼翼地扶进临窗位置,又把轮椅轻轻折起收在墙边。他熟练地提起茶壶,先用热水烫洗餐具,再给老人倒上一杯茶。一句“饮茶先啦”,老人布满皱纹的脸上舒展了笑容。

一壶茶,两碟点心,是地道的早茶标配。我们的早茶就从“一盅两件”正式开启。肠粉、虾饺皇、脆皮炸子鸡、豉汁排骨,现点现蒸,端上桌时还冒着袅袅热气。朋友说,边吃边饮茶边聊天,广州人可以从清晨坐到中午。虾饺满口香甜,凤爪软糯脱骨,茶香宜人。慢饮细品,闲话家常,这份不急不慌的从容,来自广州人骨子里的松弛感。

沙基是《三家巷》中浓墨重彩描写的沙基惨案发生地,也是区桃于游行中不幸中流弹牺牲之地。珠江中的沙面岛与沙基仅一江之隔,这座只有0.3平方公里的小岛,百年前曾是广州的重要商埠,藏着上百座风格各异的建筑。巴洛克式的雕花、新古典主义的廊柱,无声地诉说着百年商埠的昔日繁华。枝繁叶茂的榕树,冠张如盖,在烈日下营造出一片清凉。

咖啡馆的藤椅摆放在树下,一个身穿浅绿色裙子的长发姑娘,单手捧着咖啡杯,另一只手在胸前缠着微卷的发梢。她偶尔抬头望向江面,神态自在,恬淡如画。一个穿着藏青色短袖短裤校服的女生,骑着单车掠过,故意按响车铃,清脆的铃声霎时惊破眼前的宁静。见我们举着手机拍照,他特意回头挥了挥手,留下一

串响得欢快的铃声,静谧的小岛顿时多了几分青春活力。

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之一,广州的每个地标都有故事。

小说中的三家巷很短,大约十丈长,两丈来宽,“位置在广州城的西北角上,在西门口一带,北头不通,南头折向东,可以通出去官塘街”。这是书中给的三家巷所在方位。虽然《三家巷》中没有明确出现“西关”二字,但对何家古老大屋“水磨青砖高墙,学士门,黑漆大门,酸枝‘趟栊’,红木雕花矮门,白石门槛台阶”的描述,正是广州西关地区极具典型的民居,又被称为西关大屋。

其实,三家巷的地名只是欧阳山的文学创作。但因为我有《三家巷》的情结,朋友特意带我去坐了坐落于西关恩宁路的永庆坊。老话说“广州看西关,西关看恩宁,恩宁看永庆”,永庆坊的诸多巷弄里,保留了青砖屋、红砖房、趟栊门、石板路等岭南特色元素。穿过榕荫婆娑的小巷,岁月尘封的味道扑面而来。李小龙故居、詹天佑故居、八和会馆等历史建筑散落其间,粤剧曲艺、西关打铜、广彩、广绣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在此集聚,满是厚重的历史文化气息。

李小龙故居位于永庆坊深处,是座典型的西关大屋风格的楼房,由其父亲李海泉于20世纪40年代建造。李家祖居深三进,一正一偏布局,砖木结构,雕花大梁,规模虽然不大,却风格独特。作为华人第一位国际电影巨星,李小龙影响力巨大,至今仍有大量粉丝会来老屋打卡。

祖居中最引人注目的,莫过于那些彩色玻璃窗——它们营造出一种神奇的氛围。这种由中式传统木窗棂镶嵌套色玻

璃的窗子,又称“满洲窗”,是广府人兼收并蓄、锐意创新的产物。其采用进口玻璃材料进行蚀刻、磨刻或喷沙脱色的技术处理,往往以传统题材为内容,搭配不同的形状设计,堪称是中西文化结合的实用工艺品。此时此刻,日色渗入彩色玻璃,在房屋里洒满斑斓的光影,与青砖大屋碰撞,奏响冷暖色调的交响。

除了岭南的革命历史,欧阳山还在书中用通俗、缜密的笔触描绘了乞丐、端午、除夕等民俗文化,编织出一幅老广州都市生活的风俗画卷。其中对乞巧文化的描绘最得我心。区桃做的巧活儿格外精巧,“有丁方不到一寸的钉金绣花裙褂,有一粒谷子般大小的各种绣花软缎高底鞋、平底鞋、木底鞋、拖鞋、凉鞋和五颜六色的袜子,有玲珑轻飘的罗帐、被单、窗帘、桌围”。每读至此,我便由衷地惊叹,且要闭上眼再三回味——美丽的区桃若不是心灵手巧、耐心十足,怎能做出如此精巧绝伦的物件?

1959年8月3日起,《三家巷》的故事开始在《羊城晚报》上连载。小说中的三家巷,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住着有着姻亲关系的陈、周、何三户人家,分别代表了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不同阶层。小说通过三家的青年走上不同道路的思想变化和成长,反映了广州波澜壮阔的时代风云。一时间,读者蜂拥抢购、一睹为快。问世六十多年来,这部小说不断被改编为电影、舞剧、粤剧,经久不衰。

走在永庆坊,看看身边的巷弄,觉得似乎每条都是三家巷,又似乎不是。朋友一言道破:“广州没有一条巷子与小说中的描写完全符合,但每个读者都有一条自己心目中的三家巷。”

西关大屋一角

记录